

THE
BORGHIAS
AND THEIR ENEMIES
1431-1519

教皇往事

波吉亚家族

(英)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 曾钰钦[®]译
Christopher Hibbert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THE
BORGJAS
AND THEIR ENEMIES
1431-1519

教皇往事
波吉亚家族

JIAOHUANG WANGSHI
BOJIYA JIAZU

(英)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 曾钰钦◎译
Christopher Hibbert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BORGHIAS AND THEIR ENEMIES: 1431-1519 by Christopher Hibbert
Copyright © 2008 by Christopher Hibbert and Mary Hollingswort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皇往事: 波吉亚家族 / (英) 希伯特 (Hibbert, C.)
著; 曾钰钦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The Borgias and their enemies: 1431~1519
ISBN 978-7-5624-7747-1

I. ①教… II. ①希… ②曾… III. ①文艺复兴—历史—
意大利—1431~1519 IV. ①K5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7854号

教皇往事: 波吉亚家族

JIAOHUANG WANGSHI: BOJIYA JIAZU

(英)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著 曾钰钦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206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47-1 定价: 33.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波吉亚家族——他们是最早的黑手党家族，是被财富、阴谋、毒药、乱伦阴影笼罩着的家族，是15、16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名门。





第一章	破碎之城·····	001
第二章	选举与庆典·····	009
第三章	雄壮之人·····	017
第四章	上帝最低下的仆人·····	031
第五章	婚姻与同盟·····	037
第六章	罗马城里的法国人·····	047
第七章	征服那不勒斯·····	063
第八章	波吉亚公牛·····	071
第九章	父亲与孩子·····	079
第十章	多明我会修士·····	085
第十一章	谋杀·····	091
第十二章	卢克蕾西亚的新夫君·····	097
第十三章	无用的主教帽·····	105
第十四章	凯撒的法国新娘·····	111
第十五章	征服·····	121

第十六章	大赦圣年·····	133
第十七章	罗马涅公爵·····	147
第十八章	那不勒斯战役·····	157
第十九章	公爵和波吉亚女孩·····	163
第二十章	嬉戏与盛宴·····	177
第二十一章	新娘·····	183
第二十二章	城堡与雇佣军·····	197
第二十三章	教皇之死·····	217
第二十四章	教皇选举·····	225
第二十五章	陷入绝境的凯撒·····	233
第二十六章	费拉拉公爵夫人·····	243
第二十七章	风流的终结·····	257
第二十八章	公爵夫人之死·····	267
第二十九章	圣徒和罪人·····	275



破碎之城

“啊，上帝，罗马城多么可怜”

“你一定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过这座城市，”一位在 15 世纪中叶造访罗马的游者这样写道，“那里有许多的辉煌宫殿、屋舍、陵墓与庙宇，更有数之不尽的其他宏伟建筑，但却都已沦为废墟。那里有许多从远古建筑中留下的斑岩与大理石，却日复一日地在可耻的时尚中被烧制成石灰。而所谓的现代建筑却是蠢陋的东西……今天这些自称为罗马人的居民，在行为与举止方面都与先古住民相去甚远……他们看上去就像牧牛人而已。”

其他游者则描绘了布满苔藓的雕塑、已损坏并难以辨识的碑文，描绘了“残垣断壁与窑洞早已成为森林动物繁衍生长的场所，麋鹿与野兔在街上便可捉住，被处决或分尸者的头颅、四肢被钉在门上、锁在笼中或者穿在矛尖已成日常光景。”

这就是一个曾经强大的帝国首都的现时状况；如今在这座可供 80 万人居住的城池中，三分之二的地方无人居住，数以万亩计的土

地变成了果园、牧场和葡萄园，其中星罗棋布的古代废墟，为盗贼与强盗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而这也曾是教皇居所的真实状况，作为教会的领袖，教皇的权威可以绵延不绝地上溯到他们最早的前辈圣彼得，那位被基督亲自委以照看羊群重任^①的使徒。

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天主教会也抛弃了罗马城。1305年，罗马城被血腥的暴动与骚乱弄得焦头烂额时，法国籍教皇克莱门特五世（1305—1314年）把教廷迁到了阿韦尼翁，安置在罗纳河东岸延绵的宫殿里，这里如今被称为“教皇宫（Palais des Papes）”。罗马城曾长期呼唤教廷从法国“流亡地”回归。大多数这样的呼唤来自于一位老年女士，她在这破碎之城中日日可见，就坐在圣洛伦索修道院的大门口，为穷人募集捐赠。

她就是贝尔吉塔·古德玛尔森，一位富裕的瑞典法官的女儿，一位瑞典贵族的遗孀，十四岁结婚并生育了八个孩子。她在一次基督显圣于前的经历后离开了瑞典，基督命令她立即前往罗马并待在那里直到目睹教皇回归。当她抵达罗马后，她奔走在任何一处或者完整或者破败的教堂之间，流连于每一处或者完整或者坍塌的屋宇之中，寻求进一步的神谕。据她说，耶稣和圣母玛利亚都曾与她交谈，并增强了她迎回教皇并给这座城池带来终极救赎的信心。

她居住的屋舍周围遍布着烧尽的房屋残垣断壁、堆积如山的垃圾、废弃的宫殿、荒芜的教堂、淤塞的水池、被已迁居到坎帕尼亚的别墅中的富人们抛弃的城堡、挣扎在饥饿线附近的人们搭建的棚屋。朝圣者们带着对这座黯淡无光的城市的失望回到家中，只有狗与狼的号叫，以及暴躁的流氓们的喧嚣才能打破它的平静。

在阿韦尼翁，教皇依旧对请求他回归的呼唤装聋作哑。无论是

^① 圣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位门徒，耶稣复活后，三次要求他喂养他的羊——即基督信徒，被认为是首任教宗。

虔诚的贝尔吉塔·古德玛尔森的祷告还是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①那封警告罗马将成为“历史的垃圾堆”的来信，他都置若罔闻。这座曾经强大的帝国的首都已沦为无法无天的废墟，那些佩带着匕首和刀剑的暴徒团伙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用暴力撕裂了这座城市。市民的居家被武装暴徒闯入并抢劫一空；朝圣者和旅行者也被洗劫；修女们在修道院中被侵犯；排成长龙的苦行者们穿过城门，赤裸双脚，头蒙斗篷，渴求食物与住宿却身无分文，鞭挞着他们血淋淋的裸背，在教堂外令人惊惧地咒念着赞美诗，在圣坛前泣血锥心。

山羊细嚼慢咽着广场旧墟的石头缝隙间疯长的野草，鼠类在战神广场的废墟大量出没；奶牛放牧在没有屋顶的教堂的圣坛边；盗贼潜伏在窄小的巷道里；夜晚里，狼群与野狗在圣彼得之墙下鏖战，翻掘着公墓里的尸体。“啊，上帝，罗马城多么可怜！”一位英国访问者这样哀恸道，“她曾经满是贵族和宫殿，如今则是棚屋、狼群和歹徒；罗马人自己则自相残杀。”

1362年，当彼特拉克试图说服天主教会重回罗马时，第六位法国人被选举成为阿韦尼翁教皇：得到查理四世皇帝支持的严峻而超俗的乌尔班五世^②。彼特拉克被引荐跟随教皇，使他意识到回归的重要之处，不仅有利于这座被忽视而衰败的城市，对处在危险的阿韦尼翁的天主教廷也利益攸关。处在阿韦尼翁的教廷面临着西欧流窜而来的雇佣军团与英国的双重夹击，而后者与法国的战争已断断续续持续了上百年。

在当选五年后，乌尔班五世穿过阿尔卑斯山，在圣彼得墓前跪下祈祷，然后下榻于梵蒂冈宫一间为他准备的闷热、阴郁的房间。他对罗马城的造访非常短暂。他发现这座城市比他听到的传闻更加

① 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意大利学者、诗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

② 乌尔班五世：1362—1370年在位。

颓废而令人沮丧；因此，在觉得自己居于阿韦尼翁比在罗马城更能有效地承担起英、法两国之间调停者角色的责任之后，他于1370年返回了法国。在忽视了贝尔吉塔·古德玛尔森关于如果他抛弃这座城市便会死去的警告后，仅仅回到“教皇宫”几个月后他就忠实地实践了这个预言。

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十一世，作为另一位法国籍也是最后一位阿韦尼翁教皇，出于对意大利的教堂及其他财产将不再归属于教廷的忧虑，最终将教廷搬回了罗马城。但在1378年3月，仅仅在他回归一年多后，他死在那里，而他的去世引发了一场充满仇恨的教皇选举。出于对在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中强行闯入梵蒂冈宫的罗马暴徒的恐惧，红衣主教们选择了那不勒斯的巴托洛梅奥·乌尔巴诺，获得了乌尔班六世的头衔。但是，法国的主教团拒绝接受他，宣布选举是无效的，并且选中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自然，是一位法国人——克莱门特七世。教会大分裂由此而始；跛足而斜视的克莱门特七世返回了阿韦尼翁，而粗鲁又精力充沛的乌尔班六世则留在了罗马。

现在这里不再有着城市风光，造访者们失望地发现，它只是比衰败的乡下小镇略强一点。腐败在教堂中成为流行以至于震惊了那些前来寻求赎罪券的朝圣者，它已经被滥发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在寻求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反复失望之后，罗马人允许乌尔班六世的继任者，聪明而贪婪的伯尼法修九世——另一个那不勒斯人——获得整座城市的控制权，允许把梵蒂冈宫和圣安吉洛堡扩建成坚固的要塞，允许他安插自己的亲友占据那些拥有权力与经济利益的职位。在他于1404年去世后，迫于对强大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惧怕，教廷选举出了另一位与国王关系甚好的主教：来自阿布鲁齐

的无能的英诺森特七世，导致了罗马人被激怒并爆发了一场悲剧的、最终以屈辱撤退告终的起义。在英诺森特七世于 1406 年去世后，选举出的威尼斯人格里高利十二世，因表现出与阿韦尼翁伪教皇和好的趋势，导致 1413 年决心不能丢掉对大分裂结局影响力的那不勒斯国王入侵罗马城。

同时，一种旨在结束分裂欧洲的宗教大分裂局面的尝试也开始进行，为此在比萨召集了教廷会议。教廷会议的解决方案是指控阿韦尼翁与罗马教皇都是异端并将其免职。在那里，教廷会议选出了一位来自克里特岛的红衣主教，佩特洛斯·费拉尔果斯成为亚历山大五世教皇。他迅即解散了教廷会议，并作出决定：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会与他的竞争者互相承认。现在有了三位教皇而不是两位，每位都声称拥有来自圣彼得的合法继承权并将对手逐出了教会。

第二次试图解开纠葛的尝试来自于西吉斯蒙德皇帝，他在康斯坦斯召开了另一次教廷会议。这次，一位看上去不可能的人物，巴尔达萨·科萨，成为了新教皇，以顶替那位据广泛传说已被谋杀的、在比萨选出的亚历山大五世。作为一位曾经的海盗和放荡的士兵，约翰二十三世淫荡、寡廉鲜耻，并且还极为迷信。他来自于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家庭，并与那不勒斯国王相互利用、入住罗马。1413 年 6 月 8 日，那不勒斯国王撕破他们之间的协议，进攻罗马，把教皇赶出了这座城市。约翰二十三世和他的教廷仓皇出逃，途中数名高阶教士筋疲力尽地死去，而剩下的则被他们自己的雇佣兵劫掠一空。又一次，他们扔下的城市被洗劫。这些不受长官约束的那不勒斯士兵放火焚烧房屋，洗劫了圣彼得的圣器仓库，把马匹圈养在这古老的基督长堂，不放过每一处避难所与教堂，在战利品中与妓女寻欢作乐，用圣杯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约翰二十三世逃亡康斯坦斯的教廷会议，在那里，他被指控犯下了各种类型的罪名，包括异端、买卖圣职、专横、谋杀，还有引诱了博洛尼亚大约 200 名女士。在伪装成一名士兵侥幸地逃脱康斯坦斯之后，他又被辨认出来，遭遇背叛，并被带回到教廷会议上。教廷会议将他与阿韦尼翁教皇一同免职，并且在德国与英国联合意大利人排挤法国人之后，选出了新的教皇，罗马人马丁五世。

马丁五世是科隆纳家族的一员，这是个罗马的古老男爵家族。当 1420 年他在紫色的华盖中重返罗马城时，小丑在前面舞蹈开路，而手舞绚烂火炬的人们涌出街巷，热情的欢呼声直达夜空。他在罗马统治了超过十年，接下来又是两位意大利接任者，尤金四世和尼古拉五世。这座城市终于看到了迎来新纪元的希望。

尼古拉五世，当选于 1447 年，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古怪而与他在这一新纪元中扮演的角色不够般配。瘦小、苍白、憔悴，他夹着肩膀走路，明亮而又突出的黑色眼珠加剧了他那令人紧张的气质。但没有人怀疑他的慷慨与善良，正如他们盛赞他的虔诚与学识。“他的荣誉不是来自于他的出身，”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而是来自于他的学识与聪慧的品质。”他们同样盛赞他为调解教廷与日益壮大的文艺复兴世俗文化之间的矛盾作出的努力：派出他的使节游历欧洲寻找文学手稿和古代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藏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为把它们翻译并抄写下来，他向人文学者支付了慷慨的奖励。

但无论如何，尼古拉五世时的罗马城，依旧是一个破碎、肮脏的中世纪城市，当屈拉蒙塔纳风^①刮过冰冻的沼泽时乃是苦寒冬日，瘴气肆虐的夏日也同样不利健康。居民们，大多数是外国人，剩下的也大部分并非原住民，人数不超过 4 万，比起尼禄皇帝时罗马居

① 屈拉蒙塔纳风：地中海沿岸的干冷北风。

民的数量不足二十分之一。即使按那时的标准看，这座城市也很小——佛罗伦萨拥有 5 万人口，更不能和当时欧洲拥有超过 10 万人口的最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罗马却依然是基督教世界真正的核心，每年长途跋涉而来的朝圣者们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高利润的贸易。

1449 年开年时，尼古拉五世宣布 1450 年是基督教圣年，如浪潮般涌向罗马庆祝大赦年的朝圣者给教廷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出售赎罪券。事实上，收益如此之巨使得尼古拉五世不仅能在美蒂奇家族银行中存入 10 万金币，还有信心继续恢复这座城市这一壮举。按锡耶纳主教，恩纳·西尔维奥·皮克洛米尼的意见：“他在他的城市中大兴土木，虽然他兴起的少于他最终完成的。”

尼古拉五世的新基督教首都的核心在于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最早被君士坦丁大帝修建在首位教皇陵墓上的教堂被尼古拉修复了。他还把他的正式居所从拉特兰宫搬到了梵蒂冈宫，为了他的宏伟计划而汇聚到罗马的艺术家们很快把这座城市变成了金匠、银匠、画家和雕刻家云集之地。这里也曾在一段时间内是弗拉·安吉利哥的家，他按照两位早期基督教殉难者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斯的场景装修了尼古拉五世那精致的私人小教堂。这位瘦小而虔诚的多明我会修士每天早上作画前都要跪下祈祷，这样才能克制住情绪不让自己在画基督受难时泪水奔涌而出。





选举与庆典

“无一处不响彻着号角与喇叭的鸣响”

在尼古拉五世逝世后不久，1455年3月24日，罗马城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维罗妮卡手帕展示会，这方手绢被宣称曾属于圣维罗妮卡。传统说法是她曾用这方手绢在基督殉难之前温柔地擦拭他的脸庞，而他的容颜就奇迹般地印画在了这方手绢上。几天后，居住在罗马城中的红衣主教及其他从各地及时赶到的枢机主教们排成宏伟庄严的队列，在教廷唱诗班吟咏的赞美诗“来吧，造物圣灵”的陪伴下，从圣彼得大教堂前往梵蒂冈，在那里他们将选出尼古拉五世的继任者。喇叭放鸣、鼓声作响，红衣主教们步入秘密会议召开的房间，大门锁上，入口封闭，讨论与争执上演。

谈话在不停地继续。许下承诺，放出隐秘的威胁，提供贿赂。夜幕降临却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互为竞争的两个罗马贵族世家——科隆纳和奥尔西尼所分别支持的红衣主教之间没有任何协议可能达成。许多人希望选出年长、虚弱的约翰·贝萨里翁，他正遭受着那个时代常见的肾结石病的折磨。他是一位声名卓著的神学家与人文

学者，曾经是东正教教廷的一员，但最近已转投罗马教廷。“我们应该给拉丁教会选举一位希腊教皇吗？”一位秘密会议中的法国红衣主教质问道，“我们怎能确定他的转换信仰是真实虔诚的？”他还补充道：“他应该成为基督教军队的领袖吗？”

最后一个妥协的方案被提出：支持一位可能不会活太久的候选人。讨论中两个提名浮出水面，两人都被认为不会遭到异议，虽然很不幸两位都是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不会讨得罗马人的喜欢，就像他们对待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他们对加泰罗尼亚人也是深恶痛绝。在两人之中，争议更少的是谦虚而博学的瓦伦西亚主教，最终也是他成功地继承了尼古拉五世的圣座。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的喇叭再一次鸣响，一团烟气飘上天空标志着教宗推选秘密会议得出了结论，这迎来了聚集在广场上的大批百姓的欢呼，才竖立起来的封闭砖墙被推翻，大门打开，枢机主教会的教务长出现并宣布了秘密会议的决定。“我怀着巨大的喜悦告知你们，”他说道，“我们有了一位新的教皇，阿方索·德·博尔哈阁下，瓦伦西亚大主教。他希望被称为加里斯都三世。”

博尔哈家族，按照意大利语的称呼，波吉亚家族，是一支古老的西班牙家族。据他们自己声称，是从早期的亚拉贡皇室血统中传承下来的。阿方索，生于1378年，是一位在瓦伦西亚附近的哈提瓦拥有庄园的地主的儿子，他在莱利达学习，后来又在那里教授法律。在他38岁的时候，被授予显赫的职位——亚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国王私人秘书，为他服务了四十二年。他曾经协助安排了伪教皇克莱门特三世的退位，为大分裂的结束铺平了道路，作为报答他获得了瓦伦西亚大主教的职务。1442年，他迁居那不勒斯，依旧为他那征服了此城从而成为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一世的国王服务。